

月光城·文学

安庆晚报

责编：魏振强 E-mail:oldbrook@163.com
2026年7月7日 星期二

夏禹公：

我知道，这样称呼你，帝气不够！但你在世时也未称帝，当时的子民谨称你为后。四千年过去了，土地上长出的庄稼，长出的荆条长出的野花野草——尽管你所建的帝制与后来的始皇嬴政所建的那个帝制区别较大，尽管你也承袭了尧舜做法，选择了皋陶、伯益作为你的继承人，但我们后世还是认为禅让与世袭就是在你这里实行了改道，王朝的建立始于你，你儿子启破石而出的传说，是不是你妻子难产呀，又或是不是你为他世袭量身定制的一件外衣？我常常为此感喟。不过我们时时想起来的主要还是《尚书·禹贡》的记载：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所以你一直高大地被我们仰视。

我们现在仍然称九州，慕九鼎，甚至“问鼎”甚至“一言九鼎”，只是没有人知道每件重达十吨，且铭有各州山川地形、奇珍异兽，万人难移的九鼎的下落。你不会因此暗暗发笑吧！

我一直想在自己的脑海中模拟一下你涂山会盟时那壮阔的场面，但一直未能如愿，也无法呈于笔，现于纸。或许滚滚的历史烟尘并不想让我们知道得太多，于是我们得到的差不多都是只言片语或语焉不详，像考古人在你这个会盟之地挖出来的鬼脸式鼎足陶器碎片、石镞及石器，我看着都是热烈的冷静，有某种因我读不懂读不透而显示出来的得意与神秘。

连殷墟的甲骨文中也未找到过关于你的印迹，有人甚至因此怀疑过你的真实存在，认为你可能是九鼎上所铸的某种动物。你是通过哪一粒尘土，哪一片陶砾，哪一颗小草的根系把你确凿存在的信息释放出来，牵引着考古人也牵引着我们越过所有的麦粒与尘埃一路尾随来到这里的？所以我认为你并不甘于寂寞，所以我们就一铲一铲地找，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挖。你处处留白呀！即便这个你留给我们的会盟之所，远远望过去，仍然空寂而寥廓，像一块补丁。

时值春末，风很温和地从我脸上吹过，天空飘着云，淡淡浅浅，四周既不是一览无余也不怎么让我费神费力。《左传·哀公七年》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万国来朝，

就是万国共主呀，这是怎样的盛大！此刻，我正站在你设立的禹会村这个几千年不改地名的祭祀台上一——我坚信，这一定是离你最近的地方。几千年不改一定也是如我，始终有一种对你不愿释怀的景仰，就像这脚下的黄土，它什么时候改过颜色，什么时候弃你而不顾！它一直紧紧拥抱你，直至融化你。这便是这方大地的守候。

我与同行的作家们一起数了数，这祭祀台上一共三十五个柱坑，考古专家早已推定，柱坑为插旗杆遗迹。此时，我仿佛看到三十五杆诸侯旗帜在空中猎猎舒卷，鼎、甗中散发着麦粒稻谷的香脆，饔、壶中盛放着上好的酒浆，猪、羊等牺牲品整齐有序。历史并没有向我们复述你会盟时站在祭祀台的豪言壮语，但我感到你从肺腑中发出来的每一个字都是面对苍茫大地的吼声，我甚至看到了诸侯们响应的欢呼雀跃，像现时四周的麦浪铮铮滚过，振奋人心。

这三十五个柱坑应该不包括防风氏吧？防风氏首领因删删来迟被你当场斩杀，我知道这是你巩固王权杀一儆百且十分奏效的手段，这个手段，现在听来仍然有股凉气让我倒吸。这股凉气也许就包括了帝气。你也不用否认，帝气往往是残忍的。

放眼望去，荆涂二山在我们的眼前既朦胧又清晰地呈现着它的黛青色，静静地与蓝天分开。它们一直是这个样子吗？我是第一次来，连这个远距离观看也是第一次。是的，看你，我们一直都是远距离遥望。但我推断你开荆涂山，采用“火烧水激”结合“撬杠疏凿”的方法导桐柏之水入海，荆涂山的树木应该被你的民众砍伐殆尽，因而当时的荆涂山并不是黛青色，而是灰褐色。据相关资料显示，荆涂山主要由石灰岩构成，岩性脆硬且易受温差影响开裂，十分适合你“火烧水激”之法。

你像是懂得现代技术。你把荆涂一裂为二，于是有了荆山峡。如此说来，荆山峡当然就是一人工峡，明代《中都志·卷二·山川·涂山》引水经注：（荆、涂）二山对峙，相为一脉，自神禹以桐柏之水泛滥为害，凿山为二以通之，今两崖间凿痕犹存。又《水经》云：禹凿荆涂二山之峡，使淮出于其



月光城 散文

与夏禹书

金国泉

间，水乃安流。所凿处有遗迹，冬月可见。现在不是冬月，即便我现在赶到名叫断梅谷的荆山峡，也见不到这个凿痕。但我仍然相信这个内容。

这便是执念。曾有人质疑你为什么选择夏族的核心地区举办这样的盛会？我认为这也是你的执念。《墨子·兼爱下》中《禹誓》篇也是有记载的：“禹曰：‘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毫无疑问，你把主会场设在此一定有你的政治考量，你的铁杆粉丝都在这里，后稷代表周族，涂山氏是你的岳父族群，伯益则代表东夷，皋陶与你岳父这一族是铁杆。这次会盟是一次规模空前的誓师大会，你一心建立帝制，打败三苗，实现民族融合，建立大一统的华夏族，必须要有强大的盟友支持。有人说你的婚姻是一场政治婚姻，我想这不就是你实行帝制的重要一环嘛！后代周武王孟津观兵聚集八百诸侯肯定是受你的启发，是对你这次会盟的效仿或再造。

我喜欢《淮南子》里关于你化身为熊开山的故事，可惜原文已散佚，我们今人知道的大多来自后来唐代颜师古的转引：禹治洪水，通轩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这个传说颜师古虽转引得绘声绘色，但与《史记·夏本纪》中你三过家门而不入的记载似有矛盾。妻既已化石，哪来的一过家门时“妻子分娩，婴儿啼哭，大禹因治水任务紧急未入家门”？

历史总是矛盾着，何况你是三皇五帝之一，黄帝的玄孙，所以我们不必过于较真，这也是隔空向你致敬的方法之一。向你隔空致敬的还有一件事，《吴越春秋》说，你于涂山台桑石前娶涂山氏女娇，辛日娶，甲日便离家治水，婚期连头带尾仅四日。害得女娇整日思念，有情诗一首为凭：候人兮蒨！这首仅四字的《涂山女歌》为《吕氏春秋·季夏纪》所记载，应该是中国第一首情诗了。无做作之态，直达人心。

我一直坚信你来过我的家乡皖西南长江北岸的一座小县城。《战国策·魏策》中有明确描述：“昔者三苗之

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我家乡古时是一个军事重镇，史称大雷戍，当其时与三苗族一样居于彭蠡之滨，北面背倚古南岳衡山。你涂山会盟后便率兵大败三苗，即便没有在我家乡屯兵，也一定如我先人同采彭蠡之波，同饮洞庭之水，甚至不可否认，我祖先一定在你平定三苗的那场战斗中助你一臂之力。所以我的家乡一度被称为义乡，也因此我家乡现在天空清脆而亮堂，稼禾饱满又香甜，村寨像半开的玉兰，呈玉色，真的能抚摸出温蕴的香味来。

这一切当然都是标记，是你在我的家乡做下的标记，世代代表浪滚滚稻花飘香地等候你的归来，从不改初衷。我不知道，这场战争后，你是否再来过？

站在祭祀台上，我下意识地看了看这脚下的黄土，想找到这祭祀台上的土与周边的土的不同之处。感觉它们一律褐黄，那些柱坑中的土也是如此，即便是禹会村遗址博物馆的外墙墙体的颜色也是褐黄色，与我家乡黄土完全无二致。也许以我的眼力的确难以将它们分出个子午卯酉。

分不出其实也没什么关系，一切皆为皇天厚土。你现在睡在这皇天厚土之中，已与这土没有任何区别，与土地没有任何区别的睡眠一定是安详的、香甜的。

曾有一个镜头令我印象极深，你治水十三个春秋，人已经一瘸一拐。我想你必然是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而且严重。我—喜欢跳舞的朋友某次居然给我跳了个一瘸一拐的舞蹈，我不禁发问，这是什么舞呀？他说这就是“禹步”呀。可想而知，今人对你的崇拜已经进入到了骨髓，甚至已经化而为基因了。

想起杜甫于永泰元年携家出蜀东下，参谒大禹古庙时写下的一首诗《禹庙》：禹庙空山里，秋风落日斜。荒庭垂橘柚，古屋画龙蛇。云气生虚壁，江声走白沙。早知乘四载，疏凿控三巴。早年读它时，总认为此诗一般，与子美的其他作品不可比。现在想来，早年真是智拙。“荒庭垂橘柚，古屋画龙蛇”何其高远！你不就是华夏大地上垂挂的橘柚嘛！杜子美品尝着，我们品尝着，四千多年了，我们会继续品尝下去，津津而有些怪味。

怪味好，怪味让人无法忘记。